

第五章《交換日記》與閱讀心理

當代閱讀理論將文學批評的焦點從作者、作品轉移到讀者身上，認為如果沒有讀者，作品是無法完成其價值意義的。以費什的觀點而言，「文學是一種動態的藝術，是一個發生於文學與讀者頭腦之間的動態生成過程，是一種行為或活動。」¹從歷代對文學不同的評價，就可明顯看出這理論的確然性。即使對後代詩人極具影響且備受推崇的陶淵明，在鍾嶸的品鑑眼光下也只列為「中品」；甚至即使同一人在不同時期對作品的領會亦不相同，所以《小王子》可以從零歲讀到一百歲，張心齋對讀書會有「隙中窺月」、「庭中望月」、「臺上玩月」等不同階段的領略。是以對《交換日記》的觀察除了上述三章就形式、文字內容與插圖進行討論外，本章將從「閱讀」的角度入手，瞭解在完整的閱讀過程中，讀者對《交換日記》的接受與影響。

在進入討論前，先對下文的論述作一說明，首先，「讀者」的意義在這文本中出現與一般文本不同的現象，即「作者便是讀者」，兩位作者在相互往返的傳真時，便是第一位閱讀的讀者，另外，她們不僅是就個人的角度進行書寫，她們同時也對對方書寫的內容即時參與、相互影響。其次，除了作者之外，一般讀者的反應部分取得來自網路，而這些資訊也是可以直接被作者所接收的，所以這些訊息在某種程度上而言也對後續的書寫造成影響。

第一節 第一類接觸——作者／讀者的重疊

一般作者在創作時，在心裡會預設一個「理想讀者」，然而，在《交換日記》的創作過程中，這個「理想讀者」並不是虛擬、假想的存在，而是一個活生生、立即性且隨時可以交談並取得回應的真實存在。於是，這二者之間是否一致對書寫有何影響？接受角度有何改變？

《交換日記》大部分的創作進行是可以立即接收到回饋的「對話」，所以書寫時的語言不同於一般「單向輸出」的方式。這二者之間的不同，可以此創作中的第三集作為一個比較的參考點。第三集的創作背景與其他各集有個極大的差異，因為第三集的創作是由出版社出資，讓二位作者一同前往法國寫作。所以第三集的內容，不像其他各集是由二位作者一來一往的對話傳真，而是由二位作者輪流執筆寫下二人共同的異地經驗。在第三集的敘述中作者並不預期有一對話的對象，只是單純地為她們旅遊作報導性地敘述，所以可以明顯看出第三集的書寫語言近乎獨白式或說是旁白式的、說明性的敘述，「理想讀者」的設定便與其他各集不同。在第三集中，兩位作者對於敘

¹見 龍協濤 著，《讀者反應理論》，台北市：揚智文化；1997年初版，頁58。

述的口吻就是對「一般讀者」的記敘，在巴黎與出版社同事相約見面前，妙如寫道：「終於要和大塊的同事們見面了，我內心有些高興又有些擔憂，……憂的是，我們並沒有照當初出國前的計畫每天寫稿，而且並沒按照當初講好的計畫一直待在同一個地方，發生的這許多事，更非只有搞笑的文章獲單純地去敘述生活種種可以解決，更糟的，我和玫怡完全不知如何下筆，我們滿滿的感受卻極可能寫不出一個字……」²在交代法國之旅的經歷時，明顯的都是以兩人的複數形式為主語，於是接受訊息的對象便是一般讀者，這樣的敘述是與其他著作較為相似的。

除了上述的第三集外，其他各集都是二位作者以相互對話的方式進行書寫，所以預期對方的回應是必然的。在第七集中妙如敘述父親往生的經過，玫怡回覆傳真後，妙如寫到：「我們果然是好朋友。昨天邊哭邊寫地完成 20 頁之後，我還在想妳最好是別回任何安慰我的話，因為，不論妳的安慰多麼好，我一定會反駁。」³第七集末了，二位作者認為彼此因為「誤解」而演變近乎「筆戰」的對話，起因是玫怡在書寫中透露出對法國的生活適應困難、對異國戀情的猶疑，妙如基於朋友的立場希望以自己的經驗給予建議，但是玫怡對妙如的「解讀」不以為然，於是來來回回二人對自己的立場一再辯解、說明……過程中也不乏把過去對對方的行事、想法沒有提出來的不同意見、看法一併提出。

玫怡在傳真中提到在法國生活的不順心，時時掙扎著要為了這份情感而留在法國繼續適應差異極大的異國文化與生活，或是毅然處理掉這份感情回台灣，妙如在回覆的傳真中單刀直入地寫道：「妳不快樂！」「拚著『自以為是』的罵名我也要告訴妳『妳給我的』感覺……」「我會覺得，妳的不快樂和法國無關，法國確實只是妳人生的修道場。人們雖然常說：不快樂到哪裡都不快樂，固然是指快樂不必外求，可是不快樂也是（不必外求），……」「寫著寫著，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該說什麼。我不想成為自以為是的嘮叨之友，又不想對妳的情緒視而不見。」⁴玫怡立即回應道：「什麼！竟然說我不快樂！妳自己才是站在邊緣搖搖欲墜！」「妳是一個很好的朋友，不用在意我的，但還是為了我的事情雙腳進退兩難，真難為妳了。」⁵「雖沒有多麼快樂，但也沒有多麼不好。也許就像月經來之前都一陣沮喪，說不出為什麼，但不用在意。」⁵玫怡雖然表示接收到妙如對她關切的心意，但並未承認妙如對她處境的解讀，是以對自己所敘述的內容加以澄清，同時對對方語意、立場的過度解讀表達了某種程度的不贊同。

但是接下來妙如卻仍然捍衛自己對玫怡的看法：「玫怡！！好啊！不不相識！來吧！讓我來打醒妳…的五金！不能打妳嘛……（插圖中的妙如將玫怡的虛擬寵物狗「五金」打倒在地）」⁶「是這樣的，我覺得你沒有真正 enjoy

² 見《交換日記》第三集，頁 152。

³ 見《交換日記》第七集，頁 70。

⁴ 見《交換日記》第七集，頁 243～247。

⁵ 見《交換日記》第七集，頁 248～249。

法國的生活……」於是提出對玫怡生活態度的建言，認為玫怡往往為了配合別人而有些委曲求全，所以讓她因為不能順從個人的喜好而感到不快樂。在這則傳真最後，妙如寫道：「人生很難，就算要『盡力』去做，還得看清方向才行。我很抱歉對妳說了這些話，也許對、也許不對，也許站在你的立場，妳有妳不同的視野。可是，這些都是在我們交換日記這個過程中，從我感覺到妳不那麼快樂起，真正想要對妳說的。……自大也好，誤會也好，妳打回來吧！我也想聽聽別人罵我，我也想看看自己究竟在別人眼中有些什麼毛病！好去改進自己，我不想當完美的人，但我只想把人做得更好！……」⁶語言／文字必定存在的「語言間隙」，往往使表述者對於所欲表達的與所表達的形成某種無法消弭的距離，再加上接受者對語意接收時自行產生的詮釋——這些詮釋當然與個人的所有經驗、先驗概念有關，也就是接受美學所謂的「期待視野」——在此妙如也同意是有「誤會」的可能性，但是字裡行間仍透露出自己對玫怡的瞭解與深信自己看到了玫怡潛意識表現出來的某種個性上的缺失。

這樣的堅持又引發了玫怡下一波的「反擊」：「真難纏啊！……沒辦法！我回來說個清楚。」「妳說的都沒錯，關於配合別人的方式，還有配合時候的心態。我的確在很多時候勉強了自己。我真不知道要說什麼？我並沒有不比妳不清楚自己的問題。」「如果我真的寫出了什麼自怨自艾的話，不過是想針對自己的困境去整理我的內在，我讓我自己處在什麼狀態，透過『寫下來』來認清楚、來抒解、來悟出自己的盲點。妳用妳父親過世的那一段體驗修正妳自己曾經有過的偏差，而我也老老實實地寫出自己生活上難以度過的關卡呀！……」⁷「當然，如果我在日記裡透露了什麼讓你直覺地猜疑，那只是映證⁷了妳的敏感，但並非是你想的那樣子。」⁸「說『不』這件事很正確，但不是告訴我的。」⁸「我知道你心急要告訴我問題在哪裡，但……若是沒有感情，不愛對方了，這個『不』字會說得容易點。」⁸玫怡舉出妙如對待愛情與婚姻的方式與她不同為例，說自己無法像妙如一樣在離婚後的短時間內又選擇再婚，「我只是想說，妳不能把妳很自由隨興的那一面去反證我就一定一直無自覺地忍耐著委屈！」⁹「妳就是有感受到我的問題才想打我一棒，我知道妳的好意，也很感謝你拿赤裸裸的問題來問我，畢竟妳是真的為我想才會那樣跟我說！也讓我有機會去解釋清楚。」⁹玫怡再三表示對好友的關切的感激之情，也對自己的抉擇與態度作出「強勢」說明。在言語中，可以感受到玫怡對妙如一再刺激性的語言、直指其個性弱點的方式有些微快。

當「理想讀者」不再「理想」時，就其積極面而言，提供了作者自我檢視的契機，甚至可能獲得加以澄清的機會。雖然「作者已死」、作品具有獨立性的觀念已被大眾所熟知，但是，如果作者有機會明確了解讀者誤解其作

⁶ 見《交換日記》第七集，頁 251～254。

⁷ 應作「印證」從原文。

⁸ 見《交換日記》第七集，頁 255～258。

⁹ 見《交換日記》第七集，頁 259～260。

品／陳述，背離了作者所提供的線索，作出過度的解釋，相信作者們是難以甘於「死亡」的。經由妙如的反應，玫怡瞭解自己書寫中透露出許多負面、消沈的情緒，雖然並非「詞溢乎情」，但過多單方面的情緒表露的確引起了「讀者」某種出乎作者意外的解讀，玫怡直覺地解釋個人所欲表達的感情、澄清所引起的誤解。

但這也正是其消極面所在：作品以作者所欲呈現的單一方式呈現在讀者面前。文本所提供的是「提示」或「指示」，而讀者所進行的，則是一種具有「意向性」的意義詮釋。此過程中，必然產生讀者閱讀文本時對文本的可能共同經驗，與必然存在的詮釋差異。而也正是這種意義的「不確定性」，與其中存在的「空白」，使得作品所面對的閱讀大眾，隱含了「多樣化的讀者」¹⁰，一旦作者作了過多的解釋，讀者的參與角度便被某種更為堅固的形式所框限。

在對自己的情境做完解釋後，玫怡也應妙如所求地指出她的缺點：「而，現在我知道要怎樣跟妳說妳的缺點了！以前妳一直要求我要告訴妳，我還真沒想法！現在可以了。妳的缺點用一般的話來說，就是非常自以為是！也許已經有人跟妳說過了，我提出來不見得特別有見地！」以往玫怡認為妙如很有主見、很有膽識去表達個人意見的特質不錯，是個有生命力的人，「但，我現在體會到妳的『狀態』（我不想說這是缺點，……）這樣說吧！當你的意見與他人相左時，尤其是互動親密的人，你轉身一變就是意見上的女主角，你讓大家在配合你，而妳不自知！」玫怡提起妙如與兩任丈夫相處的不同，前夫的個性溫和，總是先認錯低頭，現任丈夫阿列得個性則較強烈，所以夫妻二人便常有爭吵。「你一直要當意見上的女王，覺得自己做了什麼事總是問心無愧、了無遺憾，但是，會不會是你自己在問心無愧了無遺憾而已呢？其他的人都跟你一樣無愧無憾嗎？跟你體會一樣嗎？」玫怡又舉出一件在法國寫作時邀請法國友人吃飯的事件。因為妙如當天情緒特別反覆，先是忽略客人，自顧對著玫怡啜泣訴苦，飯後在停車場又要求大家並肩齊步，在第三集妙如自己的書寫中有滿滿的感動，但是玫怡確認為完全無法感受，「當妳要變成女主角的時候，大家都要配合妳，當妳下場時，大家都不可以打攪妳，因為妳是女主角。你可以孤僻、可以任性，因為那是女主角的真我！而別人都是在當配角，配合妳來演妳的戲碼！」玫怡再提出妙如與阿列得爭吵的事件說明，其實只要妙如對阿列得適當的解釋、交代，就可以避免夫妻的口角。「我本來並沒有想用任何角度去看妳處理事情的方法……我行我素有其瀟灑，但，不我行我素並不代表沒有從中得到豁達！」「我們常常在書裡寫著體會到什麼，又成長了什麼，有時候再度犯著錯誤……我們敢說自己真的破除了什麼迷障嗎？你不也一直在重複個性上的錯誤！」¹¹

¹⁰ 見 王璦玲 著，〈「忖度予心，百不失一」——論《桃花扇》評本中批評語境之提示性與詮釋性〉，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二十六期，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年3月，頁165。

¹¹ 見《交換日記》第七集，頁255~265。

從玫怡所舉出的事件與對事件的陳述中可以發現，對於妙如在事件發生當時的處置或態度，玫怡並不是完全贊同、理解的，而妙如對玫怡負面情緒的察覺也蘊積許久，二人都不便於當下直接否定、直指其非。可以推斷，當作者／讀者判斷對方可能不會喜歡某種應對、意見時，便會避開或放棄某種意見，也就是說作者／讀者在書寫前已經將「讀者反應」考量在內。

後續的三篇傳真，妙如對玫怡所指出的個人缺點、處事方式，她又作了部分的否定與澄清；玫怡則是對自己批判妙如的言語致歉，同時對妙如指出的個人問題處於沮喪狀態。大致上說來，二位作者都充分表示出對對方關切與尊重的態度，同時也一再表示對對方的「指控」能誠懇接受。這個「紙上論戰」的事件可以說是由妙如先舉戰旗，歷經三個回合，共計七篇傳真，從2003年7月10日至7月15日，長達四十頁，過程中除了指出對方的問題也回顧了彼此過去事件的對話／書寫。

從這些對話／書寫中，可以看到二位作者如果預期對方不接受某種回應，便會選擇「規避」，以維繫對話／友誼的存續；當個人的認知被對方「否定」時，則會出現「捍衛」的態度試圖解釋或說服對方，在彼此往返的對話中，二人的期待視野明顯地出現衝突、交融等不同的改變。同時在作者與讀者的「對話」與「論辯」多方的互動，而產生了「交互主體性」的新視角，可以說是作者、讀者、批評者之多元視角融合的產物。

不同於一般的作品，在《交換日記》這文本中，作者可以直捷得知「讀者」的反應，有與對方作澄清、解釋或對辯的機會。在相互辯證的過程中，首先讀者可以更清楚瞭解作者的主觀期待；其次作者對自己的語言也一再地咀嚼與反思；同時在嘗試說明的過程中，也必定先得對自己語言所造成的不同聯想作瞭解。作者同時是觀賞者、批評者，對創作不僅「主觀地」創作同時亦以一種「客觀化」的方式企圖呈現它的某種構思。二位作者不僅是相互的讀者，同時也是自己語言的批評者，創作時具有高度的「批評意識」與「讀者／觀眾意識」，於是，作者與讀者的界線便形成模糊的重疊。

第二節 第二類接觸——讀者的接受反應

《交換日記》的網站上，多次出現讀者迫不及待地探問下一集何時上市的留言，《交換日記》的引人之處除了第三章就文本文字與插圖二者與此二者之間的交互作用進行分析外，對於讀者的殷切期待可以發覺，讀者才是文本不斷產生的動力，相關消費文化／文化消費等問題將於下一章討論，本節將就讀者在閱讀文本中的涉入狀況作一討論。

一、「窺視」閱讀

近年來，由於社會、科技的改變與進步，「窺視」成了一種「流行風尚」，從對名人生活隱私的好奇，到私人網路的入侵；從平面八卦雜誌報導，到電視現場談話性的節目，可見所涉範圍的擴大與問題的深入。

以往，名人傳記、回憶錄等作品雖然也記載了被注視對象的種種，但是這類作品往往標榜被注視對象人生經驗「成功的歷程」，或者「失敗的教訓」，作品中的嚴肅標的似乎在現今震撼、斷裂、拼貼與削平深度的後現代社會生活中，無法滿足人們欣快的刺激感。為了提供空虛心靈的刺激，窺探他人私密的生活、感情與觀念成了大眾流行風尚。

在《交換日記》的宣傳上，投大眾所好地標榜「正大光明地『偷窺』作者的私生活。」然而，其中有幾個問題有待釐清：「偷窺」的意義為何？在作者主導／創作的作品中，讀者「偷窺」的可是「真實」的面向？

首先要探討的是，「偷窺」的意義為何？在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學說中，「偷窺癖」是性心理異常的一種，偷窺者藉由偷窺行為與性幻想而獲得心理上的滿足，當然此說與流行風尚及文本宣傳中的「偷窺」之意相去甚遠。但是，從心理學中引申出的一種權力論述是頗耐人尋味的：因為偷窺者所處的位置是不被窺視對象察覺的，所以有一種自我膨脹的滿足感。心理醫師楊幹雄在接受雜誌訪談中表示：「每個人都有偷窺、偷聽的慾望……是在處理壓力有問題的情況下才會做出偏差行為」¹²所以，時下的「偷窺」行徑，是因好奇心的驅使，再加上窺視者不需與窺視對象進行直接交流，使人們得以安全地置身事外，閱聽者對於事件瞭解握有控制的權力感，使人們沈醉於窺視之中。

一般而言，窺視進行時被窺視對象是未察覺的，所以，人們往往認為窺視所見有「較真實」的成分，這正是「狗仔隊」所拍攝照片往往可以成為宣傳、賣點的原因。然而，當被注視對象瞭解到自己正被注視時，「窺視」所見真實性還有多少？在第七集〈致讀者〉中，作者張妙如寫道：

這一次的交換日記在最後，我和玫怡有了一些爭吵，經過溝通決定拿掉一些爭吵的頁數。而事實上，我們在交換日記吵完後，私下的email也繼續了幾天的溝通，最後總算有了一些共識，也化解了誤會。在這裡，我只想交代一下，我們沒事了，請大家不必擔心。¹³

作者所呈現的不論是自己生活的樣貌，或是內心的想法，是經過篩檢的內容——不論出於有意識或無意識。所以在此所謂隱私的公開／窺視，是出版商針對讀者的慾望所提出的誘導，並非一般不經當事人同意的偷窺行為。

¹² 見〈精神科醫師解析「偷窺」，無法處理壓力是關鍵〉，《新新聞週刊》437期，頁48～49。

¹³ 見《交換日記》第七集，頁282。

於是，這裡又引申出一個問題：作者的自我揭露，將在後文中論述。

過去街坊鄰人的三姑六婆，到當前傳播媒體的大幅渲染，人們對於他者的的好奇心一直被撩撥，一般「八卦」、「偷窺」的內容，大約不離人們情感、婚姻、家庭生活等私密的問題，就某方面而言，《交換日記》的確也提供了這方面的內容，這些內容在本論文第三章已經作了整理。然而，個人私密的問題為何願意公諸於眾？藉由提出個人經驗，作者們意圖換取些什麼？下文就針對此現象作分析。

二、「交換」閱讀

在《交換日記》這文本中，往返「交換」的除了二位作者彼此生活內容的書寫外，還存在文本以商業出版品與一般購買讀者的「交換」，這問題將留待第六章進一步討論。除了有形的商品／金錢交換，我們在此先對其中所存在觀念、文化符碼的交換作瞭解。

二位作者的書寫交換，就形式上看來，即二位作者創作之初的觀點：寫下生活的點滴傳真給對方，輪流書寫、交換閱讀。然而在書寫傳真交換的過程中，彼此成為對方的讀者，觀念、經驗也同時傳輸給對方，視野因而不斷融合，藉由提出／交換／分享，二位作者便不斷在舊經驗與新經驗中衝突、調適，進而擴大個人的視野與增進生命的深度、廣度。這是就二位創作者彼此之間而言，至於一般讀者，也有相同的效果。

當代接受美學及讀者反應理論兩者的貢獻，除了提升讀者在文學史的重要性外，其實它們也在要求讀者必須不斷擴展自己的美學視野，成為一個在閱讀中不斷發現自己所缺或尚未自覺之視野的成長型（反思性）讀者，¹⁴從《交換日記》網站上的讀者留言中，不難發現這樣的反思成長：

主題：交換日記十已現身書局

發表人：星子 2006-07-04 13:06

內容：交換日記十出版了！

每次在書店裡和交換日記新書不期而遇時，那種期待又興奮的感覺總是令人難忘。兩位作者每次總能在書中找到新的焦點，可見人生確實是不斷向前邁進的歷程。自從玫怡升格當媽之後，兩人的話題自然脫離不了育兒經，M&M 並非講述育兒步驟一二三，而是更深層去探討養育下一代的態度。不論有沒有育兒經驗，大家可以邊讀邊思考。

主題：謝謝陪伴！

¹⁴ 見 楊芳瑜 撰，林秀玲教授 指導，《書寫與閱讀的焦慮——李昂小說中的女／性主題意識建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論，95 年 7 月，頁 18。

發表人：GUEST 2006-01-20 08:56

內容：我是馬來西亞的讀者。。。。

^-^ 只想感謝<<交>>一路來的陪伴!

以往,讀<<交>>只是一種成長,一種感動,一種生活體悟。。。;

但,<<交 9>>給我個人的意義特別大 --- 它陪伴我渡過剛動過手術,在家養病的漫長、難熬的日子呢!

新一年對我的人生變化很大,才剛在韓國渡過新年回國,就立刻入院動手術了!。。。其實,一早知道須動手術,只想實現在韓國看雪的心願,才延遲。

所以,心情其實蠻失落的,韓國的回憶都隨手術後變得模糊。。。;

而讀<<交 9>>這段期間,心情漸漸被拉回來了!

<<交>>並沒有變老;而是帶著大家不斷在成長。。。我學會了用心體會生活,即使是痛苦的和病魔抗戰的這段期間,我也學著好好去體會、去珍惜每一天一睜開眼,還可以迎接新一天的美好!

。。。悶了吧?!不好意思,只想表達感謝,而且,在家養病的現在好悶呢!: (我會一直支持<<交>>!(天啊!<<交>>不斷讓我發笑,傷口好疼呢!!!)

^-^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交換日記》大約是以一年一本的進度陸續出版,第九集出版後玫怡在網站上留言說很多人向她表示,《交換日記》是會讓人感到變老的書,頗有感觸地驚覺歲月的流逝,九個年頭使人頓感年華老去,不少網友紛紛同感驚嘆,也有網友表達了不同的觀點:

發表人：凱西 2005-12-08 02:45

內容：不是變老哦!

我覺得是變的更成熟

很多的想法,有了不同的見解

感覺好像人生就是這樣不斷的成長

我看到了人生的變化

是一種感動. ^_^

發表人：小雅 2005-12-20 23:44

內容：我想不是變老吧,是一種歲月的累積,就如同我們看著小時的照片,也會感嘆流逝的歲月,這就是成長必經,每當看著 m&m 的交換日記,感受她們生活,也想到自己曾發生的事,就這樣,看完後才驚覺,原來一年過的飛快!!

發表人：詩詩 2006-01-06 00:01

內容：我每回拿到新的交換 就會把舊的拿出來翻一翻 找回當初的感動也順便回想那階段的我
老 這字可能太嚴重 而是 我們都長大了
看著交九 有許許多多的感動 好喜歡好喜歡這一本 真的！
而我藉由妳們的書認識到幾位超級好朋友 也跟著妳們成長 謝謝交換 謝謝玫怡與妙

在這些表述中，讀者們清楚地瞭解個人在閱讀的過程中從他人／作者的經驗使自己獲得提升，當然讀者能對文本產生瞭解、感動必定動員了個人以往的生命體認，加注了對社會的經驗，甚至對作者的認識。讀者反應理論強調讀者主動性的基礎觀念在於，文本的意義不是被描述的客體，而是一種體驗之後的結果。讀者在文本間追尋意義，而這個追尋的過程則是受到個體當下環境規範、既有經驗、以及各種社會團體等綜合因素所影響。文本的完成不是在作者的描述之後，而是在讀者個人意義追尋、經驗融合、視野提升之後。

在前文中提到作者自我揭露的問題，就《交換日記》十一集的內容綜觀看來，兩位作者在前幾集所書寫的內容是比較普遍性的，對深入的個人情感等的透露是比較少的，或許是作者漸漸「成熟」了，「自我肯定」了所以可以較為坦率地揭露個人的深層感受，但也不無可能是受到外在社會環境的影響所致。接受美學中所謂的「視野融合」，認為只有讀者的期待視野和文學文本相融合時，才談得上理解接受；而讀者的期待視野因時而異，故討論作品的接受就不能牽涉到時世變遷。

以目前電視節目中大量出現的訪談性節目看來，即使不屬政論性的綜藝性訪談節目，也紛紛追逐「時事」，所謂「話題人物」、「新聞人物」都極具「收視效果」。就節目的製作而言，這些節目的賣點是經由當事人「現身說法」，滿足觀眾對事件的「深入瞭解」，使觀眾掌握某種「偷窺」的權力感。然而，如果僅是單方面的陳述，事件的「真實性」就應該被理智的閱聽者所保留（這還是以當事人「真誠」敘述為前提而言）。就當事者上訪談節目的目的而言，恐怕會存在許多複雜動機的可能性：提高知名度、增加曝光率、以及商業手段，更現實地說，是用個人的「隱私」換取報酬罷了。這樣的「交換」應當也部分存在於《交換日記》文本之中。

三、作者與讀者的互動

在前文中提及，《交換日記》中出現一種不同於一般文本的與讀者的互動，就《交換日記》本文中的敘述來看，作者常常在語言中對讀者直接對話，這對話並非只是在書本前後的「致讀者」而已，而是在行文中或是以插圖或

是天外飛來一筆地與想像中的讀者直接對談。其次，因為某種關連而集結成社的普遍性，諸如對公眾人物的「粉絲」後援會、對寵物或某種專門興趣的社團，乃至如《交換日記》一般，肇因於現代電腦網路的便利而形成的「家族」。這樣的社群關係互動除了網站相互的連結外，更促成了雜誌型態《交換日記 Family m&m mook》的出版。

在《交換日記 Family m&m mook》第一集玫怡的〈開場白〉中，她提到這份刊物是「以照片報導自己的部分生活，算是彩色版立體畫的交換系列。」¹⁵在這份刊物中她們除了自己的生活報導外，更廣邀許多不同背景、各種因緣的朋友一起創作，從《交換日記 Family m&m mook》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兩位作者對於與讀者互動參與的企圖與積極性，這兩位女性作者是多麼希望能與讀者更為貼近。其中有一篇題為〈飄流卡片〉的片段，兩位《交換日記》的讀者／家族成員分別做了給兩位作者的卡片，但其中一位卻陰錯陽差地無法及時趕到聚會的會場，致使許多讀者沒能在給妙如的卡片上簽名留言，另一位製作卡片的「卡內隊長」便號召眾人展開「卡片接力」，將這張卡片逐一簽名後郵寄給下一位。從 2002 年 9 月 14 日讀者聚會開始，到 2004 年 1 月 25 日寄達妙如手中為止，這張卡片「飄流」過全台各地，甚至遠達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加拿大及美國兩個州，直到第二集《交換日記 Family m&m mook》才看到卡片「全貌」，它也從原始的一大張「普通卡片」膨脹為四本「書」的體積，除了照片、留言、塗鴉甚至還附有地圖、CD！在第十一集中，妙如還提到她們與讀者幾乎成了朋友，一位名為 Amos 的讀者從台灣到了美國讀書、工作，然後再透過另一位在加拿大的讀友「詩詩」與妙如聯繫上，相約在西雅圖會面，妙如頗有感處的說：「光是這些交換日記衍生出來的朋友，恐怕世界各國也都找得到認識的人吧！」¹⁶

不論就作者或讀者看來，如此貼近的互動在過去創作的模式中是不容易見到的，由《交換日記 Family m&m mook》雙方的互動中，更容易瞭解在各集的《交換日記》裡頻頻出現非作者的「插撥」，或者兩位作者對一般讀者直接對話的書寫形式的成因。因為與這些讀者的真實接觸，不論是網站上的即時對話或是在見面會上的相處，相信都促使作者在創作時將這些讀者放入對話／書寫的想像中，也把這些讀者的期望、反應一併納入考量中。

當然，所有的互動回饋並不是「盡如人意」的，妙如在第九集中提到一個小插曲，一位忠實讀者在網站留言板上建議妙如對「拿了夏威夷黑沙」的事件道歉或取下、修改內容，引起玫怡的不愉快。另外有一位讀者在出版《M&M MOOK 2》時在網站上留言表示有「受騙感」，認為《M&M MOOK 2》的內容都是網路上刊出過的內容。¹⁷妙如對這兩個事見都堅持自己的立

¹⁵ 見 徐玫怡、張妙如 等著，《m&m Mook (1) 來我家》，大塊文化，2003 年 4 月初版，頁 3。

¹⁶ 見《交換日記》第十一集，頁 255。

¹⁷ 見《交換日記》第九集，頁 49~51。

場，也不否認自己有些「反應過度」，承認自己在據理力爭時，態度上過於急切，忽略了讀者的感受。同時她自省地認為這是她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的個性，相信因此使身邊的讀者、朋友、親人不舒服而對大家致歉。

就這些事件中可以清楚看出讀者的反應如何影響作者的書寫，因為讀者的支持，友善的回應，甚至如朋友般的相處，所以作者在進行書寫時，除了與另一位作者進行對話，也將一般讀者置於「旁聽」者的位置，不時將對話焦點從另一位作者移到一般讀者身上。也可以看見當讀者的見解與作者相左時，作者不加諱言地表態。這些互動得以如此明顯地呈現，基因於這文本特殊的書寫形式，創作的方式與作者有意圖的親近讀者，同時，這些可能更與當代的社會變遷、價值觀念、人際往來、科技便捷等有相當的關係。

讀者角色從以往的被動、接受地位，到如今的主動、參與、詮釋創作的地位，除了文學批評的焦點轉移外，對所有形式的初始創作而言莫不深受影響，這樣的變遷打破了固有的創作／閱讀／評論的僵局，使文學從靜態的呈現進入了動態的交流。文本與讀者的歷時性與共時性，使文本的解讀與接受成為可能；文本中的潛在意義與意義空白使讀者的參與成為主角；期待視野與視野融合使文學價值不再以創作完成的當下，就作者單方面評估……正因為讀者的角色逐漸提升與創作等觀，雙方互動交流的過程成為文學評論關心的新焦點，所以過去只要求好的作者與作品，現代讀者則應自覺如何成為一個好的、積極的讀者，不枉在文學評論中居此重要地位。